

关心下一代  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## 温度和尺度

李云娥

为什么会有“熊孩子”呢？因为有许多家长借着爱的名义，听信一些“毁人不倦”的“砖家”的胡言乱语，对孩子无底线地娇纵，造就了大批“熊孩子”。

我曾见证过身边的一位父亲，把自己的女儿“锻造”成“熊孩子”的过程。第一次见她时，正是盛夏，那时她才4岁，长得清秀可爱。她爸爸买了一个大西瓜招待客人，切成十几块，摆在桌子上，然后从厨房跑到客厅喊我去吃西瓜。等我到厨房时，只见十几块西瓜只剩下两块没被咬坏。小女孩用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，飞快地在每块西瓜的中间咬上一口。孩子的父亲说，“孩子还小，别介意”。这个孩子平时在家里经常这样玩闹，可是做父亲的从来没有指出她的错误，没教她要学着分享。

爱孩子，是父母的天性。孩子小的时候，常常用任性试探父母的底线，用放肆挑战父母的权威。这个时候，父母要坚守原则，树立权威。

有一年的儿童节，学校举行盛大庆祝活动。家长也很重视，给孩子买礼物，陪伴孩子玩耍。有位毛姓家长买来多种水果、零食、玩

具，每个孩子都有一份。连香蕉都数了根数，保证班上孩子每个人一根。从教30多年，第一次遇见这种做法。一个普通的农村家长，竟然有这种出人意料的举动，有这种格局和境界，他的细心、善心、爱心，让我震惊，让我感动。难怪他的孩子浑身发光，自信开朗。

无独有偶，另一个家长的做法同样让人称道。她儿子在我校读了五年半，六年级下期时转学到县城去了。这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，刚转走那会，老师总念叨，“班上转走了一个最好的学生”，言谈里满是不舍。事有凑巧，一次，学校有12个老师到县城参加监考。那个学生看到了我们，他先是惊讶后是激动，欣喜异常地告诉他的妈妈。孩子的妈妈马上发信息问候老师，并特意给老师每人订了一杯水果奶茶。这一杯小小的奶茶，捧在手心，感觉份量很重，因为里面藏着一颗感恩之心。

孩子的全面成长，正确的家庭教育观不可缺失。优秀的孩子，大都是优良家风熏陶的结果。教育孩子，要有爱的温度，也要有严的尺度，做到宽严有度。

（李云娥，邵阳县人，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## 岁寒犹有傲霜枝

### ——略谈咏菊的诗词

黄三畅

草木水陆之花，很多被人咏颂。而人们对花的喜爱，也各有不同。晋陶渊明独爱菊，最能体现这种情感的是其《饮酒》（其五）里的这样两句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是的，五柳先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归田园后，心无旁骛，一身轻松，见东篱下的菊花开了，怎么不高兴？于是弯腰采折，直起腰来，悠然看见南山，心情是何等欣欣然？

美好的事物是能够助人兴致的。来看同样喜欢饮酒、同样爱菊，陶渊明的崇拜者李白的《九日龙山饮》：“九日龙山饮，黄花笑逐臣。醉看风落帽，舞爱月留人。”九月九日，诗人登上了当涂附近的龙山，与好友痛饮菊花酒，那黄色的菊花好像在嘲笑他这个逐臣。黄花笑逐臣，把黄花拟人化，

实际上是写黄花的宜人可爱。正因为有黄花在笑，他才越饮越豪放，饮醉了，风把帽吹落也不管，只管对月起舞，忘乎一切。

而对菊花这种本来美好的事物，如果欣赏的时候心情好，那么欣赏者往往会以物自况。白居易的《重阳席上赋白菊》是这样的：“满园花菊郁金黄，中有孤丛色似霜。还似今朝歌酒席，白头翁入少年场。”诗人看到满园郁金黄的菊花中有一朵“色似霜”的，就把那朵“色似霜”的比作“歌舞席”的白头老人，在和“少年”一起载歌载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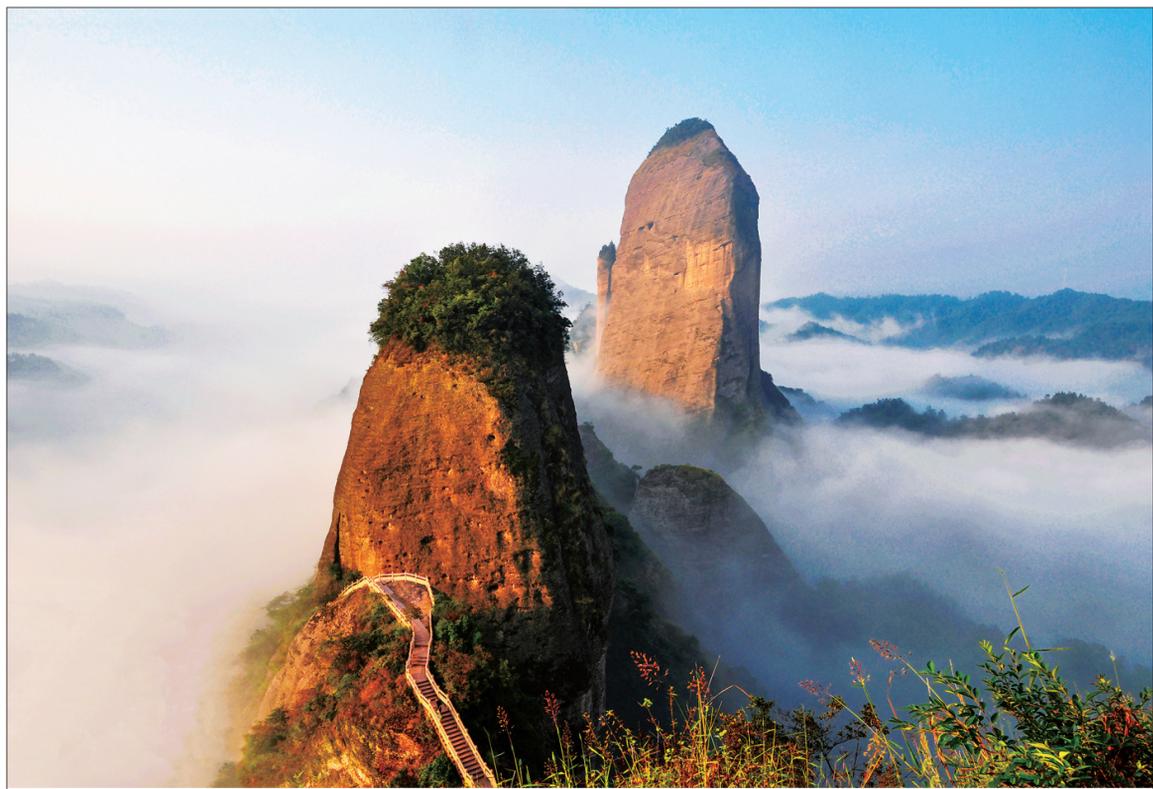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如果处在不顺的环境里而不消沉，那么美好的事物，更会激起他对生活的热爱。看看苏轼的《定风波·重阳》，其上阕是这样的：“与客携壶上翠微，江涵秋影雁初

飞，尘世难逢开口笑，年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苏轼一生屡遭贬谪，但不管贬谪到哪里，他都是达观的。你看，在一个重阳佳节，与朋友携酒登山赏景，即使尘世难逢开口笑，也不悲观。菊花须插满头归，想他归家的路上应是香气缕缕，歌声阵阵的。

古往今来的爱菊者，最具豪情的当属毛泽东。他的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，上阕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”是咏菊的绝唱。

一种事物受到人们的喜爱与赞扬，固然在于其外观，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内质，从其内质联想到一种精神品质。人们爱菊最根本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它岁寒犹有傲霜枝。

（黄三畅，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）



丹霞风光

郑国华 摄

### 史海钩沉

## 魁伟其体，英敏其资

### ——举人陈之谟传略

陈扬桂

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四月三十日亥时，陈之谟出生于邵阳县新宁三都托里村（今属隆回县滩头镇）一个贫寒农家。

陈之谟谱名陈天显，其班辈属周旺铺陈氏“仁义本天德，历代善名扬”中的天字辈。“之谟”是他后来做官刻在印章上的名字。他还有两个号，一号“肇烈”，二号“余轩”。

在家中四个男孩中，他虽是长子，父亲陈本导也无钱送他念书。一天，他来到祠堂周围捡狗屎，听到里面书声琅琅，便趴在窗户上听教课的陈德和先生讲课。听着听着，他对读书着迷了，竟然把捡狗屎的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了。为了做事读书两不误，陈之谟主动向父亲要求承担放牛的任务。从此，他把牛牵到祠堂前面的沙洲上或者后面的山上去放，可以一边放牛，一边偷听祠堂里面的讲课了。由于他天资聪明，祠堂里面的读书郎还没有背熟的书，还没有弄懂的问题，他却能背能懂了。当陈德和先生提问，整个课堂上没有人能回答出来时，他在外面有时会不自觉地回答。陈德和先生听到外面的回答声，感到很惊讶，走出祠堂，看到趴在窗户上的放牛娃时，心里顿生爱怜之意，问道：“你这么会读书，为什么不来上学呢？”陈之谟说：“我家里穷，没钱送我读书。”先生便登门说服本导，称之谟娘帮学堂的先生做一顿午饭，就可以让孩子进祠堂免费念书。本导见先生说得恳切，自家孩子又这么爱读书，便答应送长子之谟上学。后来，他的另外三个儿子，还是选择去学手艺、做小贩糊口养家。

陈之谟进祠堂念书后，中午同学们都回家吃饭，他也回了家，但很快就又回到祠堂自习了。陈德和先生跟踪发现，他并没有回家吃饭，而是在沙洲上的大石头背面坐一会，就回祠堂了。先生可怜他，留他一块吃饭。先生的关心，激发他更加勤奋

用功，学业长进也更快了。但由于家中不时还有农活要做，他的学习也只能时断时续。所以，直到35岁才考上秀才，38岁才成为由公家提供膳食的生员。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后，陈之谟学习更专注，才两年时间，他就考上了乾隆乙卯年的举人。陈之谟中举后，可以免交皇粮国税了，也有资格立桅子、竖旗杆了。他感念陈德和先生对他的恩德，除了自己立了两个桅子，还给先生立了两个桅子。

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，陈之谟被选授为常德府武陵县教谕，不久补任岳州府教授。后来，他又被朝廷委任为知县，但他没有去赴任，而是专心致志主持教课十八个春秋。道光庚寅（1830），已经76岁高龄的陈之谟解组荣归。回乡后不久，于当年重阳节后去世。《陈氏四修族谱》称赞陈之谟道：“魁伟其体，英敏其资；握岳之笔，涌泉之思。芹采再度，桂折一枝；品正学正，经师人师。膠庠振铎，多士心仪；鹤筹无算，古稀有奇。”

陈之谟文思敏捷，才华出众，据说写有不少文稿，但付梓的并不多，手稿散佚一空。现在，只能在一些族谱中看到他的文章。比如，在《刘氏族谱》中，有一篇写于嘉庆二十五年孟秋，署名“陈之谟”的序言。另据《贵州文化遗产》2017年第3期报道，在贵州黔东南州博物馆馆藏了一部乾隆《陈氏重修族谱》，该族谱《阙疑总记》《叙四》《末叙》后均钤有3厘米见方的篆字印章，一为白文的“陈之谟印”，一为朱文的“余轩”。

对陈之谟，民间传闻很多。有的说他中举人后当过侍读学士；也有人说，他家里拿不出赶考的盘缠，在考举人之前，替别人代考过两次，也都考中了。

陈之谟虽然任职县教谕、府教授，但未积攒家财。他的三个儿子均未读多少书，未曾获取功名。

（陈扬桂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）

### 煮酒论史

## 趣谈“漕漕之误”

阿旧

中国的茶酒文化里有一个典故叫“漕漕之误”，同时也是一则笑话。

清代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载，清嘉庆年间，许兆椿官漕督，途经长沙。当时的善化县令刚升迁为武冈知州，但还未赴任，为许置备仪仗表示欢迎，不料官衙牌上误书漕督之漕为糟。许兆椿特作诗以戏之：“平生不作醉乡侯，况复星驰速置邮。岂有尚书兼黜部，漫劳明府作糟邱。读书写字要分鱼豕，过客风原异马牛。闻说头衔已升转，武冈可是五缸州？”大意是说，我并不是一个爱喝酒的人，何况现在正受皇命赶着前去赴任呢（所以我更不敢喝酒了）。哪有身为尚书还能兼任酿酒运酒这样的好事，劳驾知州大人您把漕改做糟哦。读书辨字要严谨认真，莫写错别字，不然差之毫厘，实则风马牛不相及的。听说您已经升迁就去武冈做官了，那么武冈州是不是要写作“五缸州”呢？糟邱，即糟丘，意思是积糟成丘，极言酿酒之多，沉湎之甚。鱼豕，即鲁鱼亥豕，篆书里鲁、鱼的字形写法极近，亥和豕的字形写法极近，两组字容易误写，用以指书写错误。此诗有题作《许秋岩嘲善化令诗》，又见于倪鸿《桐阴清话》、李宝嘉《南亭四话》及许珂《清稗类钞》等书。

古人有以错字为诗词、对联的很多，多妙趣横生。如调侃人颠倒词语将“翁仲”误读为“仲翁”的：“翁仲如何作仲翁，想必笔下少夫功。从今不得为林翰，贬到江南作判通。”调笑人将“琵琶”误书为同音词“枇杷”的：“枇杷不是此琵琶，怨恨当年识字差。若是琵琶能结果，满城箫管尽开花。”这两首诗都很有名，前者世称作者为康熙帝（一说乾隆），后者说是明代画家沈周（一说屠隆）所作，实皆伪托，皆文人游戏之作。

许兆椿，字茂堂，号秋岩，湖北云梦人，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进士，初任翰林编修，嘉庆间历任松江知府、漕运总督、贵州巡抚、刑部侍郎。博学多才，工诗善书。许兆椿在诗中自称尚书，据清《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》引《国史馆本传》，许兆椿官至侍郎、巡抚，未记曾官尚书。许兆椿是否为尚书存疑，那是否说明这首诗是托名之作呢？

据《清实录·嘉庆朝实录》载，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十二月，“以广西巡抚许兆椿为漕运总督”。这个时间段正与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上所载大体相合。只是那位刚升迁为武冈知州的善化县令，对其姓名事迹，上述载此轶事的所有书籍均未提及。

同治《武冈州志》载，嘉庆十四年武冈知州有两位，前为徐翰，“汉阳人，监生，以府同知代理”；后为丁淑鉴，“山阴人，举人，以善化县署”。看来徐翰是为临时代理，之后丁淑鉴到任，而丁淑鉴正是在善化县令任后暂任武冈知州的。由此可见，许兆椿诗中的那位“明府”正是丁淑鉴，时间也正与以上文献所记相符。又记载此事之人如《竹叶亭杂记》的作者姚元之与当事人年代极近。可见，“漕漕之误”正典出清嘉庆间漕督许兆椿与武冈知州丁淑鉴，戏诗的作者为许兆椿并非伪托。至于许兆椿之尚书存疑，据许珂《清稗类钞》猜测，“盖兵部尚书为漕（漕督）兼衔也”。漕督，清代为督理漕务的最高长官，定制为正二品，若兼尚书衔则为从一品。

另外，营办仪仗，书写官衙牌之事，县衙当自有专人，很少轮到县令亲自动手。许兆椿借此将丁淑鉴入诗，用意非在贬讥，而在打趣。

（阿旧，新宁人，学者）

